

倾诉人：知遥 年龄：30岁 性别：女 职业：职员 倾诉方式：微信 记录整理：陈晓艾

彭城旧事：等你的时光都成诗

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当年那条铺满梧桐叶的石板路。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青梅竹马的童话，而是穿过风雨，跨过山海，依然能在最初的地方，握住那双从未松开的手。彭城的风，吹过20年的时光，终于把两个名字，吹成了同一个未来。

被拉长的约定

高三的教室总飘着粉笔灰和咖啡味。沈予安的桌角堆着建筑系的画册，我的笔记本里夹着南京师范大学的招生简章。晚自习后，我们会绕去户部山的一家老书店，他找《建筑史》，我翻《教育学》，然后坐在石阶上分享一副耳机。

“知遥！”他忽然关掉MP3，“等你去了南京，我每个月都来看你。”我数着他睫毛上的月光：“那你要考上东南大学。”他把我的手揣进他的校服口袋：“一定！”

变故发生在高考前一个月。那天早读课，沈予安的座位空着。中午我去他家，才知道他父亲突发脑溢血，正在ICU抢救。他蹲在楼道里，背对着我，肩膀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。

“我不考试了。”他声音很轻，“我得去工作了，家里需要钱。”我失望地说：“那我们的约定呢？”他反手抱住我，眼泪砸在我的头发上：“知遥，对不起……”

送我去火车站那天，他穿着洗干净的工装，手里攥着个布包。“这是给你的。”他把包塞给我，转身就走。火车开动时，我打开布包，里面是本建筑速写本，最后一页画着云龙湖的日出，旁边写着：“在彭城等你，四年为期。”

南京的秋天总下小雨。我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看书，总会想起沈予安。他寄来的信上地址总在变，信里从不提辛苦，只说徐州哪里又添了新景，云龙湖的荷花又开了。

大二那年寒假，我在一处工地上找到他，他戴着安全帽正在指挥吊机，脸上有道新的疤痕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把我拉到安全区，眼里藏不住惊喜。我掏出奖学金证书：“你看，我做到了。”他的喉结动了动：“知遥，你该有更好的生活。”

我知道他在怕什么。他父亲的医药费像座大山，我父母也开始旁敲侧击说我们“不合适”。可我总记得，那个在云龙湖边为我捉蝌蚪的男孩，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小心翼翼的模样。

毕业那天，我拒绝了南京的工作邀请，背着行李回了徐州。站在宿舍大院门口，却听说沈予安被派去了西北。邻居阿姨叹着气：“小沈也是没办法，那边工资高能还账。”

去火车站送他时，他穿着崭新的工作服。“等我回来。”他把我的手握得很紧，“最多三年。”火车鸣笛的瞬间，我忽然发现，他鬓角竟有了根白发。

书店里的意外重逢

2016年的立秋，我在新华书店躲雨，指尖划过《建筑制图规范》时，忽然看见个熟悉的背影。那人正踮脚够最高一层的画册，侧脸的轮廓在雨光里明明灭灭——是沈予安。

“沈予安！”我的声音在抖。他转过身，手里的书“啪”掉在地上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时光好像倒回了1992年的春天，他举着蝴蝶网，我扎着羊角辫，云龙湖的风正穿过我们的童年。

“你怎么……”他捡起书，手指在书脊上蹭了蹭。我盯着他胸前的工牌：“徐州分公司……你回来了？”他点点头：“半年了。”

那天的雨下得很大。我们坐在书店咖啡厅，听雨点敲打着玻璃窗。他说在西北的日子，每天都看徐州的天气预报；我说在徐州的三年，总去户部山的老书店留两本建筑画册。说到哽咽处，他忽然握住我的手：“在西北的日子里，我每天都在算还有多少天能回来见到你，可是，可是又害怕见到你……”我把手放在他嘴唇前，让他不要再说下去。

国庆节那天，他在云龙湖边我们小时候堆雪人的地方铺了块野餐垫，然后单膝跪地，手里举着枚戒指——内侧刻着“安遥”，和当年那个铁皮青蛙上的字一模一样。“知遥……”他声音发颤，“从8岁到28岁，我等了20年。现在，你愿意……”我扑进他怀里，眼泪打湿了他的衬衫：“我愿意，早就愿意了。”

结婚那天，沈予安的父亲是坐着轮椅来的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这孩子，当年在工地上累晕了，兜里还揣着你的照片。”他母亲红着眼圈，给我看他在西北写的日记，最后一页画着两个老人坐在摇椅上，旁边写着：“等我们老了，就这样晒太阳。”

如今，我们经常去云龙湖散步，沈予安还是总爱走在靠湖的一侧，像小时候那样把我护在里侧。有次我问他，这么多年后悔吗？他指着湖面的波光：“你看，云龙湖的水从来没变过，就像我对你的心。”

云龙湖畔的青梅色

1992年的徐州，云龙湖的柳丝总比别处绿得早。我和沈予安的童年，就浸在这湖水的清冽与梧桐的浓荫里。宿舍大院的红砖楼前，他举着捕蝴蝶的网兜追我，白衬衫被风掀起衣角，像只振翅的白鸽。

“林知遥，你再跑就摔湖里了！”他总爱这样喊我。那时他刚过8岁，却已经懂得把我拦在湖岸的青石栏杆内，自己踩着湿滑的苔藓去捞水里漂着的纸船。我趴在栏杆上数他的白球鞋沾了多少泥点，看阳光把他的头发染成蜂蜜色，心里偷偷把“沈予安”三个字刻成了专属印章。

机关大院的孩子都知道，沈予安是我的“专属保镖”。冬天堆雪人时，他会把最干净的雪堆留给我；夏天分冰棍，他总把带红豆的那半塞给我。有次我在云龙山摔破了膝盖，他背着我走两里路回家，汗水浸透的衬衫贴在背上，却还哼着跑调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“快到了！”他喘着粗气说，“到地方我给你买橘子味的汽水。”

小学的石板路总被梧桐叶铺满。我们踩

着枯叶上学，沈予安的书包里永远装着我的水彩笔和跳绳。有次我问他为什么总帮我背东西，他蹲下来系鞋带，虎牙在阳光下闪了闪：“因为我是哥哥啊。”我气鼓鼓地踢开脚边的石子：“谁要你当哥哥。”他忽然抬头看我，眼里的光比云龙湖的水波还亮：“那当什么？”蝉鸣声里，我红着脸跑开了。

那年夏天，他在我生日时送了个铁皮青蛙，底座刻着歪歪扭扭的“安遥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他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的，还求文具店老板教他刻字。

初中的课堂，我们的座位隔着三排。我总在数学课上偷看他，看他解不出难题时皱起的眉头，看他被老师表扬时悄悄扬起的嘴角。放学路上，他会给我讲物理公式，我会给他背李清照的词。走到大同街的老槐树下，他忽然说：“知遥，等我们考上高中，一起去爬泰山吧。”

那时的云龙山风很轻，云龙湖水很静，我们都以为，未来就像这条回家的路，会一直并肩走下去。

人生轨迹的岔路口

2004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。沈予安的父亲在工地上摔断了腿，消息像块巨石砸进宿舍大院。那天放学，我在大同街的拐角等了他很久，才看见他背着半袋水泥蹒跚走来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，工装裤上沾着混凝土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我鼻子一酸，把保温桶递过去：“我妈做了排骨汤。”他没接，转身往家走，背影比路灯的影子还瘦。

从那天起，沈予安像换了个人。课间不再去操场打球，午休时总趴在桌上睡觉，校服袖口磨出了毛边也没换。有次我在快餐店后厨看见他，正踮着脚擦油烟机，额头上的汗滴进眼睛里，他只是用力眨了眨。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我拽着他的胳膊往外走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低着头：“告诉你有什么用？”我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塞进他口袋：“我可以帮你。”他把钱推回来，声音发颤：“林知遥，别管我了。”

那个冬天特别冷。我们常在晚自习后绕

路去户部山，他给我讲工地上的事，说钢筋有多沉，脚手架有多高。我给他讲课堂上的趣事，说语文老师念错成语时有多滑稽。走到状元府的石狮子旁，他忽然停下：“知遥，我可能考不上高中了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我攥着他冻红的指尖，“你的物理那么好。”他苦笑一声，哈出的白气在路灯下散开：“我爸的医药费……”我踮脚捂住他的嘴：“我帮你想办法。”

后来我开始偷偷打工。周末去超市理货，寒假在服装店叠衣服，把挣来的钱换成习题册塞给他。他发现时眼圈红得像兔子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笑着拧他的胳膊：“沈予安，别忘了，我们还要一起去泰山呢。”

中考成绩出来了，我们考上了同一所高中。风掀起他洗得发白的衬衫，他忽然把我拉到柳树下，手里攥着个牛皮本：“知遥，这个给你。”本子里画满了云龙湖的四季，最后一页是两个小人儿坐在泰山山顶，旁边写着：“2008年，等我们。”

